

民国风云秘景丛书
MIN GUO FENG YUN MI LU GONG SHU

MGFYML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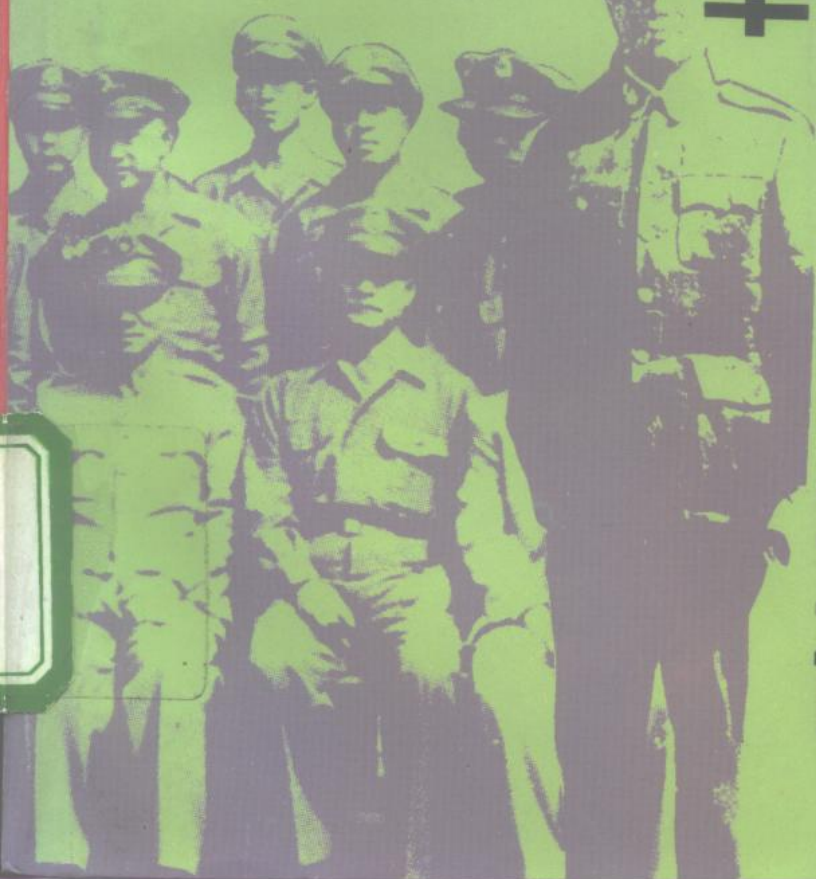
一寸山河一腔血
一丛秘史一卷书



天子门生 ：十三太保 闹中华

史家胆识、著家心血、选家眼光，精选民国重大题材，直面风云人物；尽述人所不知，补充人不全知，匡正人所错知。多少是非曲直，几度大悲大喜，现代中国奉献给我们一页页凝重而冷峻的历史篇章。

风云际会如烟往事 几多阴霞
山河百转似水流年 百世评说
百世名



《民国风云秘录丛书》

天子门生： 十三太保闹中华

曲 央 编

团 结 出 版 社

新登记号(京)174号

D105/5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子门生：十三太保闹中华/曲央编. —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4.8

(民国风云秘录丛书)

ISBN 7-80061-976-1

I. 天… I. 曲… III. 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时期 N.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5464 号

责任编辑：张小琳 版式设计：李莉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河北〇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32 开 印张 10.5 字数 270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9.80 元

目 录

第一编 罪恶渊薮 “国特先河”

——“十三太保大本营”揭秘

罪恶渊薮：复兴社秘辛 (1)

- 早期蒋介石特务组织：以力行社为核心，以同心圆形式发展外围组织，依次为中国革命同志会、中华复兴社、忠义救国会
- 复兴社基本成员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即中小学教员和大中学生
- 各层组织秘密对外，内层对外层亦为秘密
- 复兴社奉行的理论教条：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
- 复兴社三大“理论家”、“宣传家”：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
-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政治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
- 康泽曾任复兴社机关报《中国日报》社长
- 复兴社控制国民党政训系统，其高级骨干有贺衷寒、曾扩情、刘沐尧、袁守谦、邓文仪等
- 组织原则：书记集权制

- 外间对复兴社的恐怖，主要是害怕复兴社的特务系统
- 自命蒋氏唯一嫡系，以嫡子身份地位自居，视 CC 系为蒋氏的“螟蛉子”，政学系为“师爷”或“管家”
- 黄埔学生背后均称蒋氏为“老头子”
- 十三太保并非实指，也不能明确定位
- 复兴社四大台柱：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
- 胡宗南是核心中的核心，太保中的第一号太保
- 并入三青团却仍是一个原封不动、名亡实存的整体

“军统先河”、“国特”凶孽之发源地

——力行社揭秘 (44)

- 力行社发起成员主要为黄埔军校一至六期毕业生、留学生
- 力行社行为准则：反帝反军阀反共拥蒋
- 力行社与蒋氏关系特殊
- 政治信条：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
- 成员极少，需蒋氏批准方能加入
- 组织特征：领袖独裁制，一切重大问题由蒋氏最后裁决；高度秘密性，对外绝不公开组织和成员；半军事性，主要骨干几乎全系黄埔系少壮军官；发展方向着重于陆军部队、军事机关和警察、宪兵与情报部门
- 一个集政治宣传、干部组训、情报活动、特务工作、联络社会各界和监控军政机关等多项功能的“非常组织”
- 开戴笠臭名昭著军统特工事业之先河
- 奉行“以暴制暴”原则

- 在清除汉奸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 在军事剿共中充当别动队角色
- 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特征：提高国家地位，鼓吹极权主义；反对民主制，主张一党政治统治；颂扬领袖，宣扬国家主义，复兴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张制造统一的国家精神，崇拜暴力和恐怖
- 历史结论：用秘密政治团体和秘密政治警察一类组织来干预和操纵国家政务和社会政治生活，是任何民主政治制度绝然不能允许的

第二编 十三太保大透视

“天子门生”十三太保大写真 (64)

- “怪将”胡宗南与“干才”戴笠
- 曾扩情“开店”，鄧悌“拉客”
- “黄袍加身”十三太保
- 暗杀大王王亚樵与杀人魔王戴雨农斗法
- 杜月笙戏弄戴雨农
- 张国焘投奔蒋介石又被闲置，牢骚满腹
- 十同学联名求蒋保释陈赓
- 戴笠死命，敲响太保们陨灭的丧钟
- 最后一个太保修习道教
- 黑幕人生的最后一刻

第三编 “三大金刚”秘录

“黄埔系天字第一号人物”胡宗南：

(一)人生内幕…………… (187)

- 从来没有打过漂亮仗却官运亨通
- 与陈诚、戴笠为蒋门下“三鼎甲”
- 取下权术一二三
- 和白崇禧明争暗斗
- 与共产党朋友3次接触

“黄埔系天字第一号人物”胡宗南：

(二)“西北王”透视…………… (200)

- 校长当不成，投考黄埔；富贵不认父，作势装腔
- 常败将军关中坐大，包围边区西北为“王”
- 凭“两统”(军统、中统)作掩护，运用权术吞并杂牌
- 华岳养病，与陈诚争宠；潼关出战，吹牛皮升官
- 趁火打劫，假道晋省抢地盘；进攻人民，自食恶果遭歼灭
- 国难不结婚，借词拒“孔”(孔二小姐)；平生不爱钱，化公为私

“民国第一号杀手”孽海枭雄戴笠…………… (218)

- 一向以孝顺母亲作标榜
- 早年有一个农村老婆，感情很好
- 儿子在家乡无恶不作

- 对胡蝶一见倾心,十分欢喜
- 组织军统“十人团”
- 陈立夫对戴极为藐视
- 监控宋庆龄、密杀史量才、暗杀吉鸿昌、枪毙张敬尧
- 七七事变后才手忙脚乱布置对敌情报工作
- 平生3件宝:学生、手枪、汽车
- 经常研究三十六计,对其中很多计谋用起来得心应手
- 知心朋友首推胡宗南
- 和很多国民党军政大员及元老级人物关系密切
- 笼络部下手法揭秘
- 私生活奢侈豪华,荒淫无耻
- 恶贯满盈,死于非命

康泽秘史:(一)家世秘录 (295)

- 出身屠夫之家
- 在黄埔是蒋介石心目中的“好学生”
- 蒋氏身边“御林军”总队长
- 以不贪污、不爱钱、不徇私相标榜
- 不苟言笑,从不喜形于色
- 长于演讲,各种场合演讲从不带讲稿,而且辞句简练,风度大方
- 为蒋氏身边两“宠儿”(另一为戴笠)之一,国民党内称“康戴二公”
- 在美国也变得西化
- 顽固到底,受伤被俘
- 晚年撰写揭露国民党内幕的回忆录

康泽秘史:(二)被俘实录 (307)

- 搞特务出身的无兵司令被蒋氏派往襄樊
- 过生日大庆祝,老河口遭攻击
- 康泽“王牌”:一支既能放火,又能放毒的“化学炮连”
- 向白崇禧、蒋介石求援,没有积极回应
- 蒋介石总统府派来的督导组首先溜逃
- 康泽的学生首先投降
- 惊慌失措躲在碉楼地下室不敢露面
- 头戴钢盔的司令被解放军活捉

罪恶渊薮 “国特龙头”

——“十三太保大本营”揭秘——

罪恶渊薮：复兴社秘辛

萧作霖

- 早期蒋介石特务组织：以力行社为核心，以同心圆形式发展外围组织，依次为中国革命同志会、中华复兴社、忠义救国会
- 复兴社基本成员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即中小学教员和大中学生
- 各层组织秘密对外，内层对外层亦为秘密
- 复兴社奉行的理论教条：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
- 复兴社三大“理论家”、“宣传家”：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
-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政治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
- 康泽曾任复兴社机关报《中国日报》社长
- 复兴社控制国民党政训系统，其高级骨干有贺衷寒、曾扩情、刘詠尧、袁守谦、邓文仪等

- 组织原则：书记集权制
- 外间对复兴社的恐怖，主要是害怕复兴社的特务系统
- 自命蒋氏唯一嫡系，以嫡子身份地位自居，视CC系为蒋氏的“螟蛉子”，政学系为“师爷”或“管家”
- 黄埔学生背后均称蒋氏为“老头子”
- 十三太保并非实指，也不能明确定位
- 复兴社四大台柱：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
- 胡宗南是核心中的核心，太保中的第一号太保
- 并入三青团却仍是一个原封不动、名亡实存的整体

复兴社的起因和组织概况

1932年初，当时任何应钦秘书的刘健群，曾上书蒋介石，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这是其后复兴社被传称为“蓝衣社”的来由，可是蒋介石当时虽向往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也急切要建立一个特务组织来作为巩固他独裁统治的工具，但最初毕竟还不敢公开仿效德意的法西斯组织形式，也还不敢公然标榜法西斯主义，因而他的特务组织也就没有敢于采用“蓝衣社”这个名称。与此同时，黄埔学生鄞悌、滕杰、潘佑强等人也纷纷向他提出建立核心组织的建议书。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首先成立了力行社，然后以力行社为核心，成立了中国革命同志会，又以中国革命同志会为内层，成立了中华复兴社为外围组织；更于中华复兴社之外，还有一个忠义救国会。所有这些组织，都由蒋介石自任社长、会长。力行社的社员很少，据邓文仪说，只发展到七八十人时就停止吸

收了。社员除少数人如刘健群等外，大多数都是黄埔各期学生，其中又以第一期的为最多。力行社本身没有什么组织机构，社员分成小组，各人都能直接受到蒋介石的耳提面命。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的领导骨干或省市分会负责人，省市分会书记只有极少数不是力行社的社员。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多数也是黄埔各期学生和各个法西斯组织的各级机构中非黄埔军校出身的中层骨干分子，此外便是上层知识分子如大学教授及各级政府机关中等以上官员如秘书、科长以至处局厅长之类。

复兴社的社员，多数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中小学教员和大中学生，此外便是各级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和各种社会团体的骨干分子以及一些中等阶层的社会人士。

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主要是帮会的骨干分子和某些下层社会的人，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土劣恶棍、流氓地痞。

复兴社各级组织的骨干自小组长以上，绝大多数都是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只有极少数例外。忠义救国会各级组织的主要骨干，则绝大多数都是复兴社的社员。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也有个别被吸收加入复兴社的，但为数极少。复兴社的社员一般都是由老社员介绍直接入社。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则一般都必须先经过加入复兴社，但也有不少是被特许直接入会的。忠义救国会的成员一般不知有复兴社，复兴社的社员又一般不知有中国革命同志会，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则又一般不知有力行社。各层组织对外都是秘密的，而其内层对外层，又逐层都是秘密的，以便于层层控制。

中国革命同志会，是由力行社社员控制的特务中心组织，其组织机构是在会长之下设干事会，而由书记长集权，承会长之命总揽会务。书记长之下，设有总务、组织、训练、宣传、军事、特务等处，处下分组。各省市设分会，分会干事会也由书记长集权，总揽一切，下设总务、组织、训练、宣传等组。分会之下，按地区及机关学校的会员人数多寡，分设区会或支会，支会以下为小组。

小组为基层组织，每星期举行小组会议一次，内容为传达上级的指示、批示和文告，讨论总会发下的关于国内外政治动态的提要 and 宣传要点，汇报和讨论小组所在地区或单位范围内的动态，汇报会员的个别活动情况——如对共党嫌疑分子的侦察及对 CC 团分子活动情况的探索等等，讨论关于发展组织及某些对外的问题，介绍会员和讨论通过新会员。必要时可召开小组临时会议。每次会议后，由小组长逐项详填小组会议报告表，层报上级组织。关于组织、训练、宣传的事项及有关对外某些具体问题，经层报到分会，由分会分别予以批答指示；但关于所在地区或单位的政治动态及某些个别人物的活动情况的情报，则分会不作处理，一律转报总会核办。复兴社自总社至各级组织，都附于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各级组织机构之内，并不另设一套；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各级组织机构，兼办复兴社各级组织的一应事宜。事实上，会的各级组织机构，亦即社的各级组织机构；会的各级负责人，亦即社的各级负责人。会员社员虽有所区别，而基层小组一般都是会员和社员混合编组的。但小组只能通过吸收社员，报经分社批准；社员提升入会，则须由会员向上级组织介绍，经分会报请总会批准。在分会所在地及其他会员人数较多的地区，则有会员的小组及区支会，不混合于社的下层组织。会员入会的条件，较严于社员入社的条件。如会章规定会员每月收入在 200 元以上者，应将超过 200 元的部分缴纳给组织（事实上并未办到）；社章则无此规定。缴纳会费的规定也高于缴纳社费。会员的纪律也比社员严些，如对社员最大的处分只是开除，而对会员最大的处分则是禁闭、监禁，甚至处以极刑（事实上却并未开除过社员，会员被处极刑的虽也有过，但并不多见）。入会表和入社表基本上差不多，仅入会表规定更详细一些。入会和入社的宣誓仪式也差不多，但会员的宣誓仪式要更隆重一些，要指派较高级的负责人监督。宣誓时，须向蒋介石的肖像行最敬礼，然后举手宣读誓词。有个别举行的，也有数人或十数人甚至数十人一起举行的。在文件或通讯上，对会

员称“至友”，对社员称“好友”，以为识别。各级组织都有代名，总会（总社）及其各处和分会（分社）的代名，由总会（总社）统一定称，不时更换；分会（分社）以下组织的代名，则由分会（分社）统一定称。下级对上级称“兄”，上级对下级称“弟”，行文通讯一律用代名。总会干事会干事、书记长及各处处长，一律由蒋介石指派，并随时更换。分会干事会干事和书记由总会指派，但书记须报经蒋介石批准。分会助理书记和各组组长，有由总会直接派任的，也可由分会书记提举报经总会批准任用。分会以下各级组织的干事会和书记由分会指派。基层小组长由区、支会指派。各级组织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联系。除小组会议外，有时也由支会或支社召开会员或社员会议，但这是极少的。区会、分会除有时召集会员讲话外，并不举行会、社员的会议或代表会议，一切决定都只有由上而下，绝没有由下而上的。中国革命同志会和复兴社，除了有内外层之分外，实际是一个东西，即以“复兴社”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两个组织，也是完全可以的。社员的人数也比会员多许多倍，会员总数大约不过2万人左右，而社员总数可能至少在10万人以上。

忠义救国会的组织不混合于复兴社之内，另有它的支会和小组，但没有办事机构和专职人员，只有少数办公费，由各级负责人兼办有关事务。中国革命同志会分会在组织内有专人主管关于忠义救国会的组织及一切有关事宜，事实上只作为分会的外围，不是同复兴社一样有其自己的上层组织，虽然复兴社的各级组织也是依附于中国革命同志会各级组织的。

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设在南京明瓦廊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其高级骨干分子之没有公开职务者，都以政训处的设计委员作为掩护的公开名义。省市分会书记则例兼军事委员会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即黄埔同学会的后身）的省市通讯处主任以为掩护。省市通讯处亦即省市分会的掩护机关，省市分会门首都悬着通讯处的牌子，职工都佩带通讯处的证章。分会书记、助

理书记和组长，还可在当地的高级军政机关（如绥靖公署和省政府）挂上高级参谋或参议、谘议之类的名义，以更便于公开活动。区、支会也以通讯分处的牌子为掩护，其负责人也可在当地军政机关挂个什么名义，以掩护其活动。各级组织的经费，都是由其上级组织发给。总会的全部经费，除所收会社员的会费、社费外，都由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特别费项下拨给，预算也是要经蒋介石批准的。特务处的特务经费，则不在总会经费预算之内，而由特务处长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经蒋介石核拨；特务处所有下级机构的经费，统由特务处拨发。其经费总额，据说较之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 10 倍以上。

特务处虽是复兴社总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是直隶于蒋介石的一个独立系统，它的总机关也另设在鸡鹅巷而不在明瓦廊的总社机关内。它在一切计划和行动，都由处长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请示，总社干事会和书记长都不能与闻。它在各省市都设有特务站，各站长照例也是复兴社省市分社干事会的干事之一，但分社干事会和书记也同样完全不能与闻其任何活动。1935 年我在湖北任分社书记时，特务站长周伟龙连他的机关所在地也不告诉我，而只告诉我他的家在哪里，并且他们的机关也不只一两处。1936 年我到开封任河南分社书记时，特务站长刘艺舟于两三个月后才和我见面，并且态度傲慢，简直像对待他的部属似的。他的机关又设在郑州，远不相及；他在开封的一个分机关就设在分社的对面，也与分社不通往来。分社的办事人员乃至书记本人如要到他的机关去，也同样要经传达，和一般外人毫无区别。有一次我到郑州视察，找到了刘艺舟的机关去拜访他，他的门房竟厉声说：“这里不会客。”经随同我去的秘书告诉他我是什么人之后，他还是说：“不管是谁，这里不会客。”事实上这个门房也确实可能并不知道我，因他们与分社根本就没有什么公事往来。他们只知道他们的上级机关在南京，上司是戴笠，连复兴社总社都未必知道，更不必说分社了。特务站无论什么事都绝不向

分社请示汇报，分社来自各基层小组的情报也不直接转特务站，而是汇寄总社核转特务处。担任分社干事的特务站长对分社干事会的会议也极少参加，即使参加也绝不谈及特务站的工作情况。某次郑州有一个在扶轮中学当教员的社员忽被特务站捕去了，郑州组织报请分社去函请其复查，他们却复函推说不知道。那个教员被释放后，才说当时就是被拘禁在刘艺舟的那个机关内，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的。不仅如此，甚至特务站在分社内也竟有他们的人，这是到好几年后，刘艺舟已经和我有了交情，才亲口对我说的。他说：“最初你到开封时，在你的分社职员中就有我的人，因此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是清楚的。”特务处系统的人都是专职专薪的职业特务，至少也是领受津贴的。复兴社的社员中，也有不少人领受了特务站的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但他们绝对不许向复兴社组织报告。有些中下级机关职员、中小学教员和大专学生中的复兴社分子，因为领受了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对复兴社的一般活动就不大热心了，甚至小组会议也不常到，同时他们的行动却更鬼鬼祟祟起来。他们的小组长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不再去查问他们了。特务处有它自己的组织，在他们所有的人中，有复兴社分子，但不是复兴社分子的人还更多，甚至其上层骨干中也有没参加复兴社的，如曾经任过特务处书记长和上海区站长的王新衡（后来专任戴笠与杜月笙之间的联系人）就曾对我说过，他并没有参加过复兴社。从组织形式的表面关系来说，特务处与复兴社简直是各成系统，但在实际上当然不仅是一体，并且特务处系统是复兴社组织的尖端行动机构，亦即是复兴社的特务实质的具体体现，这却是非常显然的。只是关于特务处系统内部组织的具体情况，则是非曾亲身参加其中的人不能详知的。外间一般都认为特务处系统即所谓“蓝衣社”，或认为“复兴社”就是特务处系统，从实质上说来也是可以的。

“行动即是理论”——复兴社的“理论”

“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这是复兴社所依据和奉行的法西斯教条，也就是它的理论基础。法西斯祖师墨索里尼曾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从绿呢桌上先有理论而产生的，它是为出动的必要而产生的，所以它的本身就是去干。”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更简言之，即“根据需要去行动，就是一切”。

本来法西斯主义就是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它对内主张实行极权的独裁制度，取消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残酷镇压工农群众；对外则推行疯狂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因此它的行动就是崇尚武力，鼓吹战争，反对议会政治，反对共产党，实行独裁的极权统治。这些也就算是它的理论了，此外实在也是说不出个什么道理来的。在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它的出现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并不足怪；可是中国当时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反动统治政权自保不遑，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对外侵略。蒋介石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过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和达到他个人独裁的欲望，从而其行动的主要锋芒，也就只是镇压国内的人民和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共产党。这就是蒋介石的法西斯不同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点。可是镇压人民和共产党的行动，毕竟不好说这就是理论，还得有点什么理论似的东西，才能欺骗群众。因此除了蒋介石自己有他那一套“礼义廉耻”的理论之外，复兴社还有三位“理论家”和“宣传家”——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他们也制造了一些“理论”。

贺、邓、刘三人，当时到处演讲，发表了很多文章，还印出一些小册子，如贺衷寒的《一得集》和《学与干》，邓文仪的《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的《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等等。他们所讲和所写的，千言万语，翻来复去，总之不离一个共同的“逻辑”，就